

民国青年教育丛书

生存哲学

张嘉谋 编译

女校理科

PEKI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FOR
WOMEN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张外借

民国青年教育丛书

生存哲学

张嘉谋
编译

女校理科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FOR
WOMEN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存哲学/张嘉谋编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 - 7 - 5130 - 5455 - 3

I. ①生… II. ①张… III. ①人生哲学 IV. ①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2199 号

责任编辑: 王颖超

封面设计: 张 冀

责任校对: 王 岩

责任出版: 刘译文

生存哲学

张嘉谋 编译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 50 号院 邮 编: 100081

责编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655

责编邮箱: wangyingchao@cnipr.com

发行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 010 - 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720mm × 960mm 1/16

印 张: 7.25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74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ISBN 978 - 7 - 5130 - 5455 - 3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再版前言

民国时期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非常独特的一段历史时期，这段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方面，旧的各种事物在逐渐崩塌，而新的各种事物正在悄然生长；另一方面，旧的各种事物还有其顽固的生命力，而新的各种事物在不断适应中国的土壤中艰难生长。简单地说，新旧杂陈，中西冲撞，名家云集，新秀辈出，这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在思想、文化和学术等各方面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对新式青年的培育成为当时思想界、文化界和教育界进步人士着重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引导青年人从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的弊病中解放出来，科学地审视和继承传统文化中的有益的成分，同时科学地借鉴和接受新鲜、进步的西方社会思想成为当时重要且普遍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

本社此次选择了一些民国时期曾经出版过的、有关青年教育的图书，整理成为一套《民国青年教育丛书》出版，以飨读者。这套丛书涉及青年人的读书、工作和生活，部分图书侧重于理论上的引导，另有部分图书则侧重于以生活实例来宣扬符合时代和历史进步发展方向的人生观、价值观，引导青年人走上积极向上、努力进取的人生道路。这套丛书选择的图书大多以平实的语言蕴含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读来令人回味无穷，既可供大众读者消闲阅读，也可供有专

门兴趣的读者拓展阅读。这套丛书不仅对民国时期的青年读者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其中的许多观点和道理，即使在当今社会也没有过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也非常适合今天的大众读者阅读和参考。

本社此次对这套丛书的整理再版，基本保持了原书的民国风貌，只是将原来繁体竖排转化为简体横排的形式，对原书中存在的语言文字或知识性错误，以“编者注”的形式加以校订，以便于今天的读者阅读。希望各位读者在阅读本丛书之后，一方面能够对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也能够为自己的书橱增添一种用于了解各个学科知识的不可或缺的日常读物。

序 言

“Existenzphilosophie”此名词之移译，在西洋固不成问题，但在东方则难有恰切之名词翻译之，日本译之为“实存哲学”。顾名思义，是为论确实存在之哲学，惟是此种哲学已不敢指何者为世界之实存，亦未能予吾人以一定之实在，故译为“实存哲学”有名不符实之嫌。

余译之为“生存哲学”，盖此种哲学只能示吾人以存在之广场，哲学思想之界域，真理之样态与至存在本身之路，初不能为吾人制出某特定之实在也。根据卡尔·叶斯必尔士（Karl Tapers）之定义，谓“生存”（Existenz）“即自存”（Selbstsein）是也，^①故译为“生存哲学”，亦可译为“自存哲学”。前者为遵重^②哲学名词之传统，后者释名词之真义，并以符其内容。

“生存哲学”本非今日西洋之新哲学，早在19世纪丹麦之杞尔格嘉及德国尼采已开此哲学之端。然20世纪之现代，有

① 见 Existenzphilosophie, 1938 本书第一篇；又见 Existenzerhellung, 1932, 第1~2页。

② “遵重”，当为“尊重”。——编者注

吾人之新时代新条件在。此新时代新条件为吾人一思一行所不能须臾离者，今日言“生存哲学”，自有新时代上之新意义，故“生存哲学”已为旧哲学，亦为今日之新哲学，然若以新哲学之名词招摇动听，是非余之所愿也。

实则哲学不能有绝对新旧之分，若以时代观之，柏拉图、亚里斯多德^①等古典哲学固为旧哲学，然若以现在之“我”而研究柏拉图等之哲学，则我所认识之柏拉图等之哲学，自非古典哲学而为新哲学无疑。盖“我”非超然之神，必与我之现实、时代各种条件发生关系。故我之意识，思想方式，研究态度与方法，所希望者，皆与我之一切发生直接或间接之关系，我所见于柏拉图者自不能与古代或中古之人所见之柏拉图相同，此所以旧哲学之于吾人每有新认识与新意义也。

“生存哲学”我国仍未有介绍，然事实上亦非全无介绍，除杞尔格嘉之著作未见介绍外，尼采之著作则已有部分中译矣。但我国之介绍尼采之著作，罕有在生存哲学意识之下而从事之者。

余之编译此书，旨在介绍 19 世纪以来西洋哲学中比较意义深刻而与现代人生较有直接作用之哲学，在使吾人对哲学及人生更有深刻之认识，并在使吾人现在与将来勿误解尼采及杞尔格嘉之哲学。

是书编译系根据卡尔·叶斯必尔士下列各著作：

(1) Existenzphilosophie, Berlin - Leipzig, 1938.

(2) Vernunft Und Existenz, Groningen, Batavia, 1935.

(3) K. Jaspers Philosophie.

①Band: Philosophische Weltorientierung, Berlin, 1932.

②Band: Existenzerhellung, Berlin, 1932.

③Band: Metaphysik, Berlin, 1932.



序
言

嘉谋识于重庆

廿九，二，廿七

目录

第一篇 绪 论	
——哲学与科学	/ 001
第二篇 杞尔格嘉与尼采	/ 016
第三篇 把握之存在	/ 038
第四篇 真 理	/ 049
第五篇 论实在	/ 077

第一篇 绪 论

——哲学与科学

现代哲学中有一部分哲学名为“生存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但何为生存哲学，将于下简要释明之。

“生存”(Existenz)一名词，原即“存在”(Sein)之意义，惟自丹麦哲学家杞尔格嘉^①(Sören Kierkegaard, 1813 ~ 1855)之后，“生存”则另有新义，按杞尔格嘉以“生存”即为“实在”(Mirklichkeit)，然何谓实在？杞尔格嘉以为：一切实在，皆因我而后为实在，存在我之中者始为实在，依此可知“生存”即“自存”(Selbstsein)是也。故“生存哲学”亦为“自存哲学”，依我所思，依我与存在事物交接之情形，而于内在行为中探求实在之本为任务之哲学。

① 参阅第二篇。

故“生存哲学”非今日时髦之哲学，实早已为前人如杞尔格嘉及德国哲人尼采^①所启发之哲学，吾人今日言生存哲学，非为复古，旨在重提久为哲学界所遗弃之根本问题，以新眼光新形式探取实在之本。哲学之最终目的为求实在，或由智识，或由方法，或由名词，或由假设，或由事物，总之无不以实在为依归，盖吾人非知“我在”而已，犹须以吾人之现实及身躯索求人生之本。

19 世纪之人原已在此“实在”意义之下，重演实际主义之哲学运动；当代所欲者为真实之人生，自“验”（Erleben）实在，思以行而代知，求“真”（Echtheit）求“本”（Ursprung），处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代之哲学家及科学家甚欲于宇宙微末中，搜求最大之真理。

及 20 世纪则完全与前一世纪相反，若 19 世纪之人务实际，重履真；则 20 世纪之人务经验之科学，重实用之机械。因是一切都陷于机械化、平普化、水准化，至吾人如一机械焉，我之现实即他人之现实，我固能代替人人之现实，而人人亦得代替我之现实；是我非我也，我之为人之生存，为人之本已失矣。现代虽若此机械化，即吾之饮食住居亦不免受机械之支配，然吾人之思想则正因机械化而产生与机械化对立之“生存”思想。故 20 世纪之时代实为唤起生存思想之背景，凡能自存之人莫不产生于此 20 世纪之机械化之时代中，而反现代之机械化、平庸化、群众化，以谨肃严正之态度，掘取为 20 世纪机械化时代所隐



埋之人生实在，自困自解，以己力而达于我人生之本。

虽然 20 世纪凡能自存之人，皆反其时代之机械化、平庸群众化，思自悟我为人之本，但此类思想鲜有正确者，故有对时代愤恨之余，即单纯直入，而终不免误入粗暴之感觉哲学或生命哲学中，已不获实在，反足以蒙真蔽实。若生命哲学原欲自验实在者，结果反止于单纯之一点，知“生命素”（Vital）则欣然而自满。若感觉哲学原欲指染吾人之本者，结果则因过激而倡言还于原始单纯粗野之自然。两者已不得实在，甚且以其所知，努力平庸化，使为一般人所信以为实在，此无异争而不获，反蔽实在。

20 世纪中此类似是而非之思想多端，于此不欲作个别之批评，盖吾人于此所欲研究者，重在吾人与生存哲学之关系。换言之，即重在生存哲学之于吾人之实在之意义，但未言生存哲学于吾人之实在意义之前，宜先述近代历史上回于实在之思想情形如何。

近代以来吾人每视哲学即为科学，以哲学与科学并重。今日哲学已列为大学教育之科目，以为教育青年之资料，大学洋洋博大之讲义，触目皆是，或论全部哲学史，或论断代哲学史，或论哲学系统，专家学派之研究，专题研究等，不一而足，耳不能尽听，目不能尽阅，思不胜思，但多缺乏内容（缺乏内容，谓与实际人生无关）。此类所谓学者之哲学，实为最无自信之哲学，盖彼辈学者皆不知其自存何置，只以现代无孔不入之精细经验科学为哲学之典规，而使哲学模仿科学。以哲

学有科学之精密性与准则性之后，哲学始足与科学并比，始为人视如科学同重，若科学以方法，分门别类而研究，则哲学亦重分析，科学为求研究对象之必然性固重分析，然则哲学享有完全之资格，以整个宇宙为对象，于是有科学之认识论出，以宇宙整个为对象，造成全然之认识论。若此不足，则仍有统摄一切之形上学，但其形上学又借助科学理论之方法，为人类全体制出一种适于一般评价之学理。

宇宙全部本不能为个别科学之研究对象，然彼辈学者竟以科学之方法而使宇宙全体为可能之研究对象，结果彼辈学者之思想即发生一种全不可克服之矛盾：一为“科学之事实”，一为“意志之需求”。^①前者以科学事实为一切，后者则以伦理之需求及信仰为科学所不能研究者，为伦理信仰留余地。固然彼辈学者尚有昧然不悟者，以为在科学事实与意志两者矛盾之间，仍有调合或更高之统一之可能，而使其间之矛盾克服。时至今日，吾人无标准之真理，一切均许吾人以思想，以行为变易或颠倒之，然则哲学之能不在能善思善变，而在从实与明实。

哲学本求真实，为识人生之根底，但近代以来之哲学已如此经验科学化，此诚使吾人大所失望者也。现代之哲学因为经验科学所同化，只知应科学之要求，孜孜于科学之方法，苦习之困思之，而结果又不识实在，且因而与实在远离，虽然一般

① 1854年德国哥廷根（Goettingen）开科学大会，有动物学家贺克特（Carl Vogt）者主张“科学事实”为一切之标准，物理学家瓦克那（Rudolf Wagner）则以人类认识不能及于信仰，为人之“意志需要”留余地。其在大会中之演讲文为《人之创造及灵魂本体》（Menschenschöpfung und Seelensubstanz），系以基督之宇宙观而反科学之包揽一切。贺克特则以《迷信与科学》（Koehlerglauben und Wissenschaft）一文攻击瓦克那。



科学的哲学家用尽一切系统方法，穷一切怪巧，费毕生之心血，巧立名词以证明实在，然企图纵大，而今日仍未能副其所愿。实在何存，科学家与科学的哲学家仍茫然不知所在，此岂今日人类对科学及哲学之所望？

一般科学家及科学的哲学家均以为：惟科学始能求真理。然若以科学所握获者，其中必有真理在焉，哲学所不能求者而科学能得之，是必易陷于现代典型之谬误。现代典型之谬误有二：（1）以科学价值之科学，以科学能使吾人知人生之目的，由于科学吾人能引申出正确之思想与正当之行为；科学能使吾人确知信仰之内容，领悟世界事物之内藏。（2）为怀疑科学，适与前者立于正相反对之地位，斥科学呆滞人生，不能识透人生，灭绝精神。前者失于迷信科学，以科学之结论为绝对可能，绝对正确。后者则失于仇恨科学，甚或完全否认科学，以科学为无意义之事，为破坏人性不祥之物。两者针锋相对，正反而生，然均属谬见，究其实，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因科学为求知，求事实之必然性。吾人已不能奉科学为神圣，亦无须视科学为人间之妖魔。

虽然科学为求知且能知，但科学若越逾一切界限，广延阔揽，强以其无垠无际之理论，即为绝对实在之认识，迫令宇宙微末亦适应于自然法则，则不特知一而蒙蔽其他所未认识者，且必正因此而致完全失败。例如自然机械主义者以宇宙一切皆为因果律所支配，无能逃此因果法则者，故以因果律为绝对之真理，为宇宙中唯一之实在。然科学进步飞速，认识之外复有

认识，此时是之者他时又非之，昨得今失，已真又伪，岂科学能知绝对之真理与实在欤？人生永无止息，常在动与静之间，随之人之智识亦无穷。科学愈进步，愈不能知绝对之真理，愈不敢以目前之所认识者断为空前绝后之唯一绝对真理。

若 20 世纪前，一切科学思想均为自然机械论所支配，则 20 世纪之新科学思想足以打破一切自然机械主义者之绝对因果观。20 世纪初年白朗克（M. Planck, 1868）及爱因斯坦（A. Einstein, 1879）之量子论与相对论出，从前之科学信条固无以立足，即机械之自然观亦失其独占之权威。自是之后，科学为免再步自然机械主义之后尘，故不复敢求自然存在之本体，更不再以已认识者，断为绝对不易者矣。由是可见科学日新月异，进步不已，因而科学不能知唯一绝对之真理。

不论何种自然科学，若其以目前所知者，此时此刻所知之理论或假定当为绝对不易之真理，简言之，使某一真理绝对化，终必失败。19 世纪之心理解剖学绝对相信：“精神病即系神经病”，以精神病全为神经病，执此信条以视一切精神病。然今日心理解剖之智识愈发达，则知精神病非即神经病，精神病中有由来于不可知之神经变动者。此足使以“精神病即神经病”为信条之人，不得已放弃其原有之立场。有史以来关于人之认识及人之理想，头绪多端；但终不解人之本质如何，即令此后关于人之科学实际智识如何特别发达，亦永不能把捉人之本质，此敢断言者也。虽然狭见短识之人，或只以人为政治之动物，或只以人为自然之产物，或只以人为经济条件所决定



者，或以人为纯精神灵魂，但哲学则不欲取此舍彼，一获自足，须广观远瞻，任重致远，揭暗就明，斯不失于偏颇简陋。

哲学所以不能偏颇简陋，盖系根据过去之经验有以致之。今之智识可以攻前之智识，一是一非，故凡偏于一面之认识皆不足以为全部之认识，皆将为他方面之认识所攻破。有此史实，故无论哲学及科学均不可就一得而普遍绝对化，嘘一得之微而为全部之智识。惜向来诸哲学家及科学家，此中尤以科学家为最，每不明此理，常自傲自负，自夸其所见者为一切认识中最完备最有价值者、绝对者。但马格士·卫伯（Max Weber）^①，则破其谬误。卫伯以为：凡能由科学（如由经济学及社会学）研究而明者及科学所能证明者，科学必须尽可能研究之证明之。方法之科学固能认识事物及事物之各种可能性，但科学研究者若将其所研究及所证明者，为一般人客观所认许，则学者第须在其研究过程中摒除自己之对所研究者及所证明者之估价，更应摈绝希望、同情与反感等心理，增强意志，澄清眼

① 卫伯（Max Weber，1894～1920），生于德国之爱尔夫特（Erfurt），世界著名之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一生以建立严密之社会学为己任。其以社会学不可直接以一定之形上学之原理及观念研究之，只可以实事求是之态度研究之。卫伯谓社会学为明社会行为，研究社会行为之由来及作用之科学，其为价值判断自由之科学，反之，社会政策则不然，必需顾及价值与利益。卫伯之主要著作有下列各种：

Religionssoziologie, 3Bde 1920（宗教社会学）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1921（经济与社会）

Wissenschaft als Beruf, 1917（科学为职志）

Wissenschaftslehre, 1922（科学论）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24（世界经济史）

M. Webers gesammelte Schriften, 1924（卫伯政治论文集）。上述之“科学为职志”一长篇文，亦收入此集中。

关于卫伯可参阅下列文献：

Marianne Weber, Max Weber, ein Lebensbild 1926.

Karl Jaspers, Max Weber, deutsches Wesen im politischen Denken, Im Forschen und Philosophieren 1932.

A Walther, M. W. als Soziologie 1926.

光，打破简陋，揭穿蒙蔽，此一切学者之责任也。盖科学全不能为之估价，科学无价值与否之问题。

虽然卫伯示吾人以科学为价值自由之科学（Wertfreie Wissenschaft）（即科学不能价值），但另一方面卫伯又不否认科学与价值之关系。学者之选择研究对象及问题，每全以价值利益兴趣（后简称“利兴”）为标准，而学者之批评亦常谓某某著作，某某发现为最有价值者，此科学与价值利兴之关系也。虽然科学常与价值利兴有关，但如卫伯之所见：吾人必须明辨者，是科学一有价值则科学必易陷于绝对化之错误。故凡为学者必须困苦克己，摒除价值利兴，庶能产生伟大之研究力，使认识不为价值利兴所蒙蔽而如斗室自居，反自满自足。

从来科学研究者均不免为价值利兴所向导，科学固能为求一定之价值而能得一定之实际智识，但即因此而致科学家对其所得之认识估价过重而绝对化，结果必至全盘失败，从前之努力尽成泡影。科学如此，即过去之哲学亦然。总上，吾人可得一结论：由科学及科学的哲学之路，吾人终不得探知人生之根蒂，终不能由之而得为吾人行为之指针，终不能由之求得存在本体及实在。吾人今对科学失望之余，必须痛改前非，舍科学之路而还于纯哲学。



根据科学过去之经验，吾人知科学不能求真理与实在。因之哲学依科学而生存发展，已不可能，亦不能有寸步之发展，结果必与科学同归失败。现代哲学因感无实际之智识，故走实